



山里的云

□ 封龙

家乡平山的山,算不上雄伟,只是莽莽苍苍的,延绵着,从不间断。站在家乡的土地上,不管从哪个方向朝着天边看去,都能看到灰蒙蒙的山。在那些连绵不断的山头上,便是蓝天白云了。我向来是喜欢看云的,城市里的云总显得有些呆板,像是被什么拘束住,懒洋洋地浮着。山里的云却大不相同。

你看它们,什么时候是安分的呢?明明刚刚还聚在山坳里,厚墩墩、软绵绵的,像新弹的棉絮,白得晃眼,一转头的工夫,便散了,丝丝缕缕地挂在山腰上,又像是烟囱中飘出的炊烟,袅袅的,淡淡的。有时它们又成片地铺开来,漫过山脊,将那半山腰的松林都罩住,只露出一个个青黑的顶,仿佛大海里的礁石。可一忽儿,风来了,那些云便慌忙地跑起来,你推我搡的,滚成一团一团,像受惊的羊群,没头没脑地往山谷里冲,先前那点文静的模样,已然烟消云散。

小时候,我常在山脚下仰着头看云,直到脖子发酸。山里的云变化得实在太快,前一刻还像一位仙人,长袍飘飘地立在那里,后一刻便化作奔马,鬃毛飞扬,仿佛能听见那嘚嘚的蹄声。这变幻无常的样子,倒让我想起陶渊明说的“夏云多奇峰”来。它们太热闹,太任性,太随心所欲,仿佛山里野撒欢的孩子,

又像是哪位喝醉了的画仙,将墨泼得到处都是,全然不顾什么章法。然而,正是这毫无章法的变幻,这恣意的流淌,才成就一篇瑰丽、磅礴的诗篇。这诗篇,不是写在纸上,而是写在整个天空上,用风作笔,用光作颜料,每一个瞬间都是新的,每一个刹那都可能是绝唱。

我喜欢山里的云,大约就是因为喜欢它这份无拘无束的、泼辣的生命力。

山里的空气总是很清新,带着甜润的湿意,我想,多半是这些不请自来的云的功劳。它们像勤快的园丁,隔一会儿就来洒一回水。那雨下不长,也就几分钟的事儿,那片云便好像完成了任务似的,施施然地飘走,也许是被风吹散,也许是自己觉得无趣,总之,须臾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太阳又重新露了脸,笑嘻嘻的,树叶上的水珠还亮晶晶地闪着,若不是空气里那股湿漉漉的凉意还在,你几乎要以为方才只是做了个梦。这种雨,山里人叫“过云雨”,真是再贴切不过。它就是云路过时,随手洒下的礼物,慷慨,却又随意,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温柔。被雨洗过的山,绿得更浓,像是要滴下颜色来。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,那么明亮,连鸟叫声都格外清脆些。

从低处看云,云是天上飘忽的

风景,但从高处看云,云便成了脚下无边的海。

还记得第一次爬到驼梁的峰顶,极目远眺,先前那些高高在上的、压在山头的云,此刻已然到了我的脚下。那真是一片浩瀚的白色海洋!没有边际,没有尽头,只是白,茫茫的,纯净净净的白。近处的云,是厚实的,绵密的,像是上好的天鹅绒,铺得平平展展,让人忍不住想躺上去打个滚。远处的云,则有些层次了,有的地方隆起,像是缓缓波动的浪头,有的地方又低洼下去,露出深不见底的沟壑。

风在下面悄悄地吹着,云海便也跟着微微地涌动,那波涛是无声的,缓慢的,带着一种特定旋律。我看着看着,便有些恍惚,仿佛自己不是站在山巅,而是真的置身云端,成了腾云驾雾的神仙。那些平日里扰攘的、琐碎的念头,此刻都被这无边的白色洗涤得干干净净。心里是空的,也是满的。空的是没了杂念,满的是对天地壮阔的敬畏。

在这云海之上,在这天地之间,人固然渺小,可这渺小的生命,却能欣赏到如此壮丽的景象,能感受到如此美妙的意境,这本身不也是一种伟大么?

从此以后,我彻底喜欢上山里的云,那片云海正是大自然写在太行深山里壮丽的诗篇。



麦田童趣

□ 葛国彦

谷雨时节回老家,看到路边绿油油的麦苗长到一尺半高了,有的还偷偷露出了麦穗。有句农谚“谷雨麦怀胎”,说的就是谷雨后麦子出穗扬花了。看到出穗的麦田,我又想起40多年前,在麦地玩耍劳作时的情景。

小时候我在藁城农村上学。那时,我家分到了十亩责任田,一年两季种麦子和玉米,还有三分畦子地,用来种菜。记得当时我读三四年级,每当春季麦苗返青时,学校5点多放学回家后,放下书包,拿起一个凉馒头,中间切开放点盐,再倒上点香油,合住后咬一口咸香适中,我们叫油馍馍。垫补垫补再喝点水,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,每人拿着一个空酒瓶子,到麦地里捉小虫子喂鸡。

这是类似于金龟子的一种昆虫,它背上有金绿色的光泽,我们叫它“金牛牛”,它喜欢在麦苗尖上啃食麦苗。还有一种个子比较小的,全身漆黑,我们叫它“黑老婆”。几个小伙伴并成一排,一人几垄麦苗,一个多小时,就能捉小半瓶子。回到家后,往瓶内放点水,晃动几下,防止倒出来后它飞走,然后喂给鸡吃。

遇到星期天,我就和爸爸、妈妈、妹妹去麦地拔草,那时长得最多的草有三种:一种是一节一节的杆子,细长的叶子,开小红花,花落后种子像个小葫芦,我们叫它小灯笼草,也就是现在吃的野菜面条菜;还有一种草是麦蒿子草,有点像柏树叶,有一种特殊气味,我们叫它臭蒿子;再者就是开小白花的草,花落后种子像个小铲子,我们叫它“小铁铲”,就是现在的荠菜。那时拔掉的草,没有草籽的就扔在麦地里让它自然沤成肥料,草嫩时就用粪筐背回家,喂猪或剁喂鸡。有菜籽的就放到地头,等它干了再处理。

我和小伙伴最高兴的时候,莫过于麦子泛黄即将成熟,这时还要浇最后一水麦子地,让它上浆更饱满。来到地里,采上一把麦穗,拿回家里一烤,然后用簸箕使劲搓,吹去麦皮后,抓一把麦子放嘴里嚼,软糯香甜,回味无穷。那时浇地用柴油机,发动后上面有个水箱咕嘟咕嘟冒着开水,有时太馋等不及,就把麦穗放进柴油机的热水箱里,煮上4分钟也就熟了,用手搓搓吹去麦皮、麦芒,放进嘴里还带着一些柴油味道,却也阻挡不住新麦子美味的诱惑。

现在农业科技化程度高,喷洒农药和除草剂都用上无人机了,浇地直接把地里的电闸推上就能浇,麦子熟了,联合收割一个多小时就能把十亩地收割完。地里的“金牛牛”和小灯笼草已经看不到了,荠菜和麦蒿子田地地头还有。每年到了麦熟季节,我都要回到村里,采上一把麦穗,煮一煮,找回童年的味道。



静坐林间听鸟鸣

□ 赵增强

阳光细碎地洒落,落在新抽的绿叶上,晃出点点微光。脚下是绵软的青草,路边几株黄花开得正盛,风一吹,花瓣伴着鸟鸣,轻轻落在肩头。

枝头鸟雀婉转啼鸣,一声接着一声,清脆脆,漫在风里。鸣声时而清亮高亢,时而低回柔和,似在林间互相应和,又似对着暖阳轻唱,缠缠绵绵绕着枝叶不散,将整片天地衬得愈发生动。

风穿过交错的枝桠,摇落了叶片上的光斑,也揉碎了错落的啼鸣。细碎的声响在林间流转,有的藏在摇曳的花枝后,有的浮在流动的清风中,声声交织,汇成一曲浑然天成的林间小调。

草木随着韵律轻轻晃动,仿佛都沉醉在这自然的吟唱里,连空气都被揉进了几分灵动与温柔。

听着这般无拘无束的鸣唱,心也渐渐澄明,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乐章从不必刻意谱写,最安稳的幸福也从不用奔赴远方追寻,不过是顺应本心,自在发声,安住于当下这一

刻的清风与暖阳。

鸟鸣声声,依旧在林间萦绕,不疾不徐,像是大自然最温柔耐心的诉说。一声起,一声落,时而清脆如珠落玉盘,时而温柔似耳畔低语,没有喧嚣,没有争抢,只凭着满心欢喜自在啼鸣。它们栖于枝头,跃于叶间,把满心轻快都融进春风里,声声入耳,句句入心,仿佛在一遍遍提醒人间值得,此刻正好。

后来才知道,这清越啼鸣多是过路候鸟,只在此处稍作停歇,短短几日便要振翅远去,奔赴下一段旅程。它们无意久留,却把最清亮的歌声留在林间,像一场温柔又短暂的相遇,遇见即是圆满。

望着它们自在起落的身影,也便懂了,生命里许多美好本就不必长久。不必执着于相守,不必强求于停留,恰如这候鸟匆匆而来、翩然离去,用最自在的姿态路过,也用最纯粹的歌声赠予相逢。正因短暂,才更显珍贵;正因匆匆,才格外珍惜这恰好遇见的缘分。

一阵微风吹过,偶有几片叶

子飘下,是季节递来的信笺,将四月春色的鲜活,都揉进这一方天地。

坐在树下石凳上,掌心轻触凳面,还带着几分微凉。抬眼望去,远处云影缓缓移动,将漫山草木染成深浅不一的绿与红。花香混着泥土的清新,在空气里慢慢弥散,连呼吸都变得温柔。不必追赶时光,也无需挂念远方,此刻风软,光暖,心也跟着沉静下来,只愿守着这一隅美好,静静感受岁月不慌不忙的温柔。

静思间又想起那些途经的候鸟,它们飞越山川湖海,不知历经多少风霜,却依旧愿意在陌生的枝头,为短暂相逢放声歌唱。原来奔赴与告别,本就是生命常态,重要的不是永远相伴,而是曾在某一刻,彼此照亮。它们带着远方的故事而来,又带着此地的暖意离去,而我有幸接住这片刻清鸣,便已是岁月馈赠。心下愈发安然,就像风遇见云,叶遇见光,我遇见这一场鸟鸣,不问归期,只记欢喜。

